

華嚴
文義

禪 關詩 稿

覺初上人○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華嚴
文叢

禪 關詩 稿

覺初上人○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禪關詩稿/覺初上人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80254-268-6

I. ①禪… II. ①覺… III. ①詩歌-作品集-中國-當代 IV. ①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078080 號

禪關詩稿

覺初上人 著

出版發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區后海北沿 44 號 (100009)

電 話: 64095215(發行部) 64095265(編輯部)

特約編輯: 許 彤 傅曉嵐(重慶圖書館歷史文獻部)

責任編輯: 楊登保

版式設計: 高秋蘭

印 刷: 北京柯藍博泰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權專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記錄: 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6 印張 100 千字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: ISBN 978-7-80254-268-6

定 價: 15.00 元

張文牌中論辦致會提於佛菩薩法書

四月初五日

昨事 自札披讀均悉

查奉會催至五月首而

惟獨

於五月十九端具呈寄備

川東佛學院派員前往督理

未竟既未予以馬封指令已間經視主端以重複之催函未予

收法毫不查照其中也夫案事不通風至今日已受其局

勢耳予親以呈稿補林潤菴君案後令廣文師信

心送呈林君轉遞拉成又何至批已出而林君燈然不知何令

催又久不答云乃枕於該師面福之信批片託詞拒絕才變外

覺初上人墨迹

擬天目中峰幻公船居十首

行空天馬絕羈縻，擺脫埃氛何日所之香象。
自知河早度，游魚偏與水相宜。浮江正好盟
鷗約，過海亦曾任雁移。鼓棹呈撓船子事，
清風拂拂古今吹。

水國微茫舉柁時，蒼蒼俯視不須梯。盲城
烟起雲初度，雨岫沙移艇欲齊。神秀有聲
騰濟北，慧能無字接天西。任他滄海橫流
漲，行止悠然總不違。

雲水為家豈計程，水天雲影澹微行。一聲款

《華嚴文叢》緣起

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，一是農禪並重的傳統，二是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，三是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。這三個傳統是中國佛教徒在兩千年來的從事佛教事業的活動中，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後而創造和發展起來的。其中注重學術研究與文化教育事業，是佛教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受到了以士大夫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視，刻苦鑽研佛教的教義理論成為他們一生的偉大事業；在佛教界內部，有一大批有學識文化、有思想、有獨立創見的僧人在不斷地研討佛教教義，或者翻譯著述，或者講經說法，等等。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學繁榮，中國佛教就不會出現隋唐佛教的中國民族

化的宗派，我們所熟悉的歷史上對佛教學術文化有卓越貢獻的道安法師、慧遠法師、玄奘法師、宗密法師以及各個宗派的創始人，如天臺宗智者大師、華嚴宗法藏法師、律宗的道宣法師、法相宗的玄奘法師等都是熱心於佛教學術文化的中國文化巨人。禪宗被佛教史認為是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的宗派，但是就是這個派別的祖師造出的語錄和文字最多，所以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批熱愛佛教學術文化事業的先輩，才使佛教的思想文化日益深入人心，佛教才能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產生全面影響，最終與儒家和道教鼎立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。

巴渝重慶地區的佛教歷史悠久，文化底蘊豐厚。巴渝地區處於南方絲綢之路的範圍。兩晉之後，由於長江中下游湖北地區佛教發展迅速，處於水路聯繫緊密的重慶地區，自然也會受到這一佛教形勢的影響。隋唐時代是整個中國佛教大發展和鼎盛時期，巴渝佛教也在這時有了大的變化。這時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過貢獻的僧人如玄奘大師、馬祖道一等人也都來過重慶。玄奘取道重慶到湖北荊州。馬祖在渝州從圓律師受戒。巴渝佛教石刻藝術發達，以大足地區為中心的佛教造像，成為重慶佛教的最重要特徵，並為以後的佛教發展奠定了基礎。大足石刻是巴渝佛教徒自己設計和雕造的佛像，不僅數量多，達數萬尊，

而且技法成熟，代表了中國佛教雕刻最成熟時期的作品，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明代，民間流傳『上朝峨眉，下朝寶頂』的說法，『峨眉』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西蜀佛教的重鎮。『寶頂』是大足寶頂山石刻，被譽為川東明珠。明末清初，破山海明從浙江天童寺回重慶以後，在梁平雙桂堂高樹法幢，巴渝佛教開始出現新的生氣，進而在全國各地產生了影響。近現代，重慶佛教一直活躍在中國佛教界中，特別是在20世紀上半葉，因受抗日戰爭的影響，這裏曾經一度成為全國佛教的中心，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慶領導了全國的佛教事業。1997年，原來屬於四川的重慶市，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，升格為直轄市。重慶成為現在我國城市人口最多、面積最大的一個城市。現在重慶佛教已經形成了自成一系列的佛教體系，在全國佛教界和巴蜀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具有豐富資源的重慶佛教，本應該是學者能够充分利用的資糧，但是到現在為止，嚴格地說，我們對重慶佛教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氣候。從2005年重慶佛教文化節期間舉行的『華嚴佛教文化論壇』學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，祇有為數幾篇文章是談論重慶佛教的。而且談論的重點還是在當代的佛教，對重慶古代佛教基本上沒有涉及。雖然大足石刻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在研究大足佛教時，聯繫到重慶佛教的歷史與藝術，寫出不少的文章與專著，但是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藝術與石窟研究的領域，對重慶佛教的歷史與思想，以及人物等研究，還沒有全部展開。與當今全國每年都有數千篇研究文章發表，數百本佛教專著出版的形勢相比，重慶佛教的研究真可謂寥寥無幾，這與重慶作為一個直轄市，作為一個人口大市的情況的確是不相稱的，這一局面應該盡快改觀。

研究重慶佛教的意義在於，首先，重慶是我國地域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，對於這麼重要的一個城市，佛教肯定在這一地區發揮了應有的作用，研究重慶佛教，就是想說明重慶佛教的歷史與文化現象，展現重慶佛教的風采，為重慶佛教在歷史和當今所起的歷史作用，也為重慶佛教在中國佛教的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作一個很好的說明。其次，重慶佛教的內涵豐富，資源衆多，研究重慶佛教，是研究重慶地方文化現象的一個最重要內容之一。重慶的文化有自己的特點，重慶的佛教也具備了自己的特點，充分挖掘重慶佛教的特點，不僅為過去，也為現在與未來的重慶佛教發展，將會有一個很好的定位。再次，研究重慶佛教是為了解重慶的經濟與旅遊，以及文化事業的最好途徑，重慶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資源，像雙桂堂、華嚴寺、漢藏教理院等都是對中國佛教作出貢獻的重要寺院，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濃重寫上一筆。整理這些寺廟的

歷史與文化，發掘它們的內涵，不僅可以促進重慶的旅游經濟發展，直接為重慶經濟發展作貢獻，而且也可以推動佛教界自身的發展，與旅游經濟互動，取得雙贏的局面。第四，研究重慶佛教是重慶佛教界自身發展的需要。重慶有衆多的佛教徒，通過研究重慶佛教，讓重慶的佛教徒了解重慶佛教的貢獻，促使他們更加關心和熱愛重慶佛教，體現了愛國愛教的精神，為重慶佛教的可持續發展，打下良好的基礎。

二

重慶華巖寺，因寺南側有一華巖洞而得名。民間傳說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，故稱華巖，或曰清初僧人聖可挂錫於此，夜夢五色蓮花大如車輪，因有華

巖之名。明清兩代歷有修建。華巖寺岩高百丈，形狀如笏，雄偉壯觀。環寺崗巒起伏，群山如蓮，又有天池夜月、曲水流霞、萬嶺松濤等八景。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寶殿、接引殿和華巖洞三部分組成，建築總面積近萬平方米，寺院占地70餘畝，有房300餘間。殿閣巍峨，山水依傍，茂林修竹，泉水潺潺，被譽為巴山靈境、川東第一名剎，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寺裏留存清人聖可、龔晴皋及趙熙等人題寫的匾額和碑石多塊。

華巖寺自創建以後，一直把辦文化教育事業作為寺院的主要任務之一。開山祖師聖可大師，受乃師破山海明的影響，重視佛教教育與文化的建設。^①他

① 聖可法師的佛教教育思想取自劉澤亮教授《禪林實訓順殊〈與現代僧伽教育〉一文，載《重慶華巖佛教文化論壇論文集》，重慶華巖寺，2005年12月。

曾經撰寫了《禪林寶訓順珠》一書，以宋宗杲、竹庵所編《禪林寶訓》為藍本，對其順珠填墨，進行知識性與思想性的疏釋，以之作爲當時僧伽教育的教材。援易儒道以正面開示禪道，強調長老、住持以至學道僧人以悟道修德爲大體和根本。聖可認爲，叢林乃悟道修德之所。『同建法化，互相酬唱，令法久住』，『共同建立法幢，興隆教化。或抑或揚，互相酬唱。令諸佛法，久住世間。』叢林乃薰化聖凡之場。『所謂叢林者，是何說也？乃是陶鑄凡愚，以成聖哲。撫養鞠育人才美器之地。教令法化，咸由茲出。』僧才的使命乃『克紹洪規，如當家種草』。德玉釋之曰：『種草言繼業。好人爲好種草，猶好田出好種草也。』『能續大法洪規，爲擔當佛祖家業的好種草。』此乃昌盛門庭、丕振僧教之肯綮。對叢林僧才的詮選。聖可詮釋說：『羅致收拾東西南北英靈俊秀衲子，隨順其器具量度，或淺或深，並才力性情，有能無能，開發而選用之。』廣攬四方英俊衲子，開發以行

道。關於教化的對象，他指出『凡一切人之性情，本無一定可守，隨人教化而改移』。所謂『衲子無賢愚，在宗師誘致』。關於叢林教學方法，他說：『道尊然後人知敬學』，教人『時時刻刻，以戒忍爲牆籬。定慧爲甲冑。常自防衛』。以『感動於人』、『感服於人』、『衲子無賢愚，在宗師誘致』。因材施教、觀機說法。《順殊》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。『道德乃叢林之本，衲子乃道德之本』，『空無作無相之道，布施愛語利同之德，乃叢林之根本。英人哲士，又乃道德之根本。』『叢林保護衲子，衲子保護道德，兩相保也。主法人詎可無三脫、四攝之道德耶？無則叢林必廢無疑矣。』《順殊》對悟道修德的諄諄勸導，仍然對現代叢林培育僧德、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在現代叢林教育中，應當成爲現代僧人涵養德性、磨礪人格的龜鑒，可以成爲現代僧人日弦夜誦、精進勵行的範本。

聖可圓寂300年後，中國社會進入了民國時期，華嚴寺經過了不少磨難，到

了覺初和尚任方丈的時候，寺院開始有了起色。覺初和尚是一位致力於推動佛教教育與文化的僧人。他畢業於四川法政學校，因念世亂將興，人生虛幻，遂入佛門。覺初研精教律，兼修禪觀，慨佛法凌夷，僧徒失學，昏歧無燈，曾經在成都文殊院創辦佛教小學。又曾經東渡日本，考察佛教。他被推任華嚴寺方丈，先後八年傳戒七期，倡議發起創辦漢藏教理院，辦川東聯合佛教會，創川東聯合佛教中學部，為失學的青年僧人提供掃盲教育。覺初和尚將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，認為教育不力，佛教不興，所以他不僅辦教育，而且還做文化，當時在寺廟裏面設立了刻經處，雕版刻經，印刷流通，華嚴寺的刻經享譽西南地區。可惜的是，覺初和尚因操勞過度，過早地離開了塵世。

覺初辦佛教教育與文化的遺志是由宗鏡來完成的。宗鏡和尚曾在寧波觀宗法社從諦閑和尚學習天臺教義，又應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之聘，教養學

僧。1932年，原設在報恩寺的川東佛教聯合中學部，遷移華嚴寺，改組天臺教理院，宗鏡曾經在教理院任教授。1935年8月，宗鏡被推任華嚴、報恩兩寺住持，極力求教理院之發展，1937年將教理院改為華嚴寺佛學院。^①其中得到了著名學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。宗鏡禮請王恩洋先生來寺講經，『商將本寺佛教小學堂擴充，改辦佛學院，敦聘大德講授，更輔以本寺諸師和合共事，敢信其必有成也。』認為『以叢林之基礎，建法王之勝幢，五年十年，乃至百年，務期學風淳厚，教義丕揚』。^②所以宗鏡和尚主寺以後，做了兩件大事，一件是力提僧綱，嚴肅威儀。二是創辦了華嚴佛學院。華嚴寺得以中興。人稱：『故華嚴自聖可師開

① 《華嚴寺志》卷2「新修佛學院講堂記」，重慶華嚴寺本，第26頁。

② 《華嚴寺志》卷3「華嚴佛學院緣起旨趣書」，重慶華嚴寺本，第27頁。